

+

卷之四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八

文同著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
知成都府天水趙公某之子新授將仕郎試秘書省
校書郎知杭州於潛縣事監西京糧料院名夙字景
山以疾卒于洛陽之官舍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載其
柩歸衢州葬於某縣某鄉某里某原龍圖公一日召

其部吏廣漢郡尉文某語之曰余之子不幸蚤棄世
余常觀其所為宜有以舒發流聞於後者今已矣使
其志不克就嗚呼余識子且舊子可為余誌其墓同
被命唯唯退自念同文字撲澁何足以綴緝於潛君
之美行告于無窮然辱龍圖公眷愛之重當勉強無
以辭乃按於潛君之叔著作佐郎楊之狀云君之生
風度竦秀寡言笑既毀齒性益聰悟誦書畫字無一
日不加進龍圖公友愛群弟多攜之官每退食即便
舍相與磨講道誼為文章而君常入諸父行謹謹就
業未始略遨嬉不滿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髮兒姪

之過一家欣愛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閉嘿愈
奮厲增力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援授諸經鉤探摛
抉造詣深隱纂撰辭語精簡渾重援獨常稱之同舍
生三十人君最少動有儀法眾以君不敢燕惰廢所
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輒落龍圖公為益州路轉運使
用裕享授君太廟齋郎嘉祐中鑠試嘉慶院復得是
時場屋方議以策論取士天下豪俊挾並藝京師無
一人肯自以為吾不如某人而願下之者南宮主司
皆禁林鉅公亦審慎戒飭以待多士既試文卷全入
悉高譚劇辨磊磊可畏而東次其可以應當世之所

宜用者上之以君當奏名第六於是都下烜然馳聲稱遂遠聞龍圖公嚮在臺諫論事不少避權貴風威逼人海內伏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趙氏復有此子矣中第御前調憲州司理參軍或謂曰君盛年有令譽從宦邊藩榮途自此遠矣君曰雖然吾安念此吾親之側無它兄弟以待且旦暮去左右豈所云樂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之二年春龍圖公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廷以君為縣令假局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治事得疾藥不効寢葦毋夫人在旁日夜憂泣無所間計君徐起安坐怡顏色如平時曰死

生固有定期自昔人誰逃者願毋自苦恐耿耿以累阿婆因索紙為書將留訣成都裁數行復裂之曰此又重吾大人之傷也遂投筆以卒時年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耶君既為名臣子早以文行知於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與其所往還及龍圖公嘗所臨之吏民無不嗟悼以泣且疑夫天地鬼神以禍福考善惡而施之者於君殊未為可諒矣君博學喜辨論雅善鼓琴平居入靜室為雍容閑澹之音以揄揚其和易之性聞之者皆泊然忘世慮擾其中好黃帝書晚診法明藥品之所以能為功與病之可治不治之

狀嘗被羸疾懼其親為憂陰自療之至愈不以告有文數十篇語氣浩蕩皆可與當時號能為詞章者較上下餘未就君之先本會稽人上有官于衢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曾祖諱某廬州廬江縣尉善吟詩其語清深險峭不類近世作者有集行人間人爭誦之祖諱某廣州南海縣主簿贈給事中君娶時氏生女子四人長十三歲餘尚幼男子人名河北郎始三歲毋安定郡君徐氏見君物故聞君語一悟遂自解不邑邑銘曰

惟君之生 蹈慶之基 憑堅乘完 孰憚以危

爰初橫經 在勤弗嬉 道妙聖真 取深其師

乃試天官 汪洋發詞 下動諸公 爭收競持

籍名於高 盛譽四馳 獲第入銓 行獄是司

曰吾之親 有子止斯 敢名宦游 去左右為

遂留其旁 氣下聲怡 餘力於行 學問愈滋

帝用成都 疏恩淋漓 居君洛陽 廩事以尸

乃進爾資 乃便爾私 曾不久焉 得疾莫醫

遂至奄然 羣啼衆嘻 於嗟乎君 命曷若茲

回誼之亡 君齒與差 何天於賢 不假以耆

紛紜妄庸 壽或介眉 當在其嬰 百福承之

太末之墟 舊兆纍纍 君歸其丘 列祖是毗
山磨水淤 名豈即衰 刻詞茫茫 以慰永思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溫其字希澤居梓州城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于家閭巷 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為人者皆涕泣相弔曰天胡為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既讀無不盡曉其大抵舉進士不中乃放肆自得與世俛仰浩然若不可以法制收斂之者性明悟內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

為已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謂拯人疾苦其惠利為無涯故顯嚮醫藝而大究其精巧父母死日夜灑拜西方聖人自閱十二分教者數過以圖報罔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雖風雨道塗之阻未嘗輒以辭既而不復計校其所以為謝死之日使人攀慕哀戚者以此好飲酒至顛倒而語言不乱善談詭亶亶可聽人多記去以娛其坐賓與人交終身常患有毫髮之缺而不得歡心也人或非意侵之曾不以恨至胷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悔年未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慶歷中余始自求

泰來應舉是時郡中諸君未甚識余然驟以疏外闕
之希澤一見余於稠人遂引其友陳顥信臣詣余於
邨退相謂曰吾輩有子常患無良師友以磨切之者
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遣其子以從余遊待余
二十年日日益恭希澤初得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
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最為知我者今病革不復見
子願得子之文以記我死死瞑目矣既死其子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
輓車之後又不得以文與俱葬於幽壤誠所恨矣歸
而其子擇交以其先人嘗見累於余也叙其理命屢

以抵余且曰陳臯希古先生既已誌先人之墓矣其
所以謂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為之余乃且次希澤之
生平如此復系以辭而哀之云

稟完而弗駁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動不失
倫何疵咎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貴可以謂之君
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畜於此嗟乎希澤魂安
所適兮一世云已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君諱叔獻字元之蜀州新津人其上世由潁川從僖
宗入蜀因不歸籍此縣東北鳳皇岡有丘墓十許世

深林巨木蔚然有豪宗大姓氣象而自五代已降無
仕者君生而聳慧始讀書一歷目而遂貫於心不廢
忘下筆走詞語駸駸不可止過其徒尊畏之中皇祐
元年進士第為萬州司戶參軍居官如故習老黥吏
不敢肆其巧忠守缺轉運使以君攝其事久之郡政
太治人盡服察舉得令移柳縣湖南小邑民吏雜
擾牒訴日日堆几案索裁決君始視事覲廷下忽取
一人者鉤詰之本度民也寓於此凡二十年受賕出
入鄉市搆兩訟以亂令治謂君新至故雜稠人觀喞
斷是否期中之得情如此具對聞之安撫使流它郡

自是惡少相語以君為神不知其用何術也獄辭遂
省縣之粟移于衡徃反數百里下戶不能獨去人有
倍歛其酬為輸之者徃徃遁避不可求遂至再納此
弊尤甚君擇高貲附其直與并幹之故賦入辦先諸
縣里民各有志一犢者踰年甲始獲於乙乙拒益堅
請縣辨君俾引其特使視犢躍就其乳乃還甲爭遂
定一邑嗟尚之馬氏僭竊多橫賦每丁歲有常率幾
百年仁宗朝有詔一切除之而柳道衡永桂陽監不
諭旨督歛尚急君建言轉運使悉免忘慮數萬萬而
方二三千之民始得擲去重壓而舒四體矣羣口

邑邕頌君不休同年陳啓期過縣聞之作詩與君有
巨刃秋霜寒之句及罷民遮道涕挽極謝乃得行入
朝授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遷秘書丞賜緋衣銀
魚魏城之政大抵不甚力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
太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臥疾熙寧
元年七月某日遂卒于其家享年五十一君素羸瘠
平時常喘喘畏風蕭然骨立若不能朝暮人也然臨
事講利害決是非氣厲而語壯短長見前不可屈蓋
剛果內蓄以學術輔之而吐理明白也性孝友事太
夫人每懼以已疾為憂常強飯設精神以立左右問

之答亡恙太夫人乃喜婦二人貧且孀君指腴田二
頃贖之終身以及其甥又為經營其家使其族之狼
恣暴戾者不敢犯與人交簡介若不相密而遇有所
急難肩鋒刃入湯火肯為也死之日無誰不沾泣初
病革其弟叔達問所以欲為君曰我何所言但佩恨
入地而不能泯滅者使老母不及封而哭我矣雖然
願得與可文納吾壙中乃幸也淚數行下氣遂絕曾
祖某祖考某母唐氏年八十君娶樂氏再娶周氏男
一人君軫女一人適太學進士勾龍均孫女二人以
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叔達以君之見屬其書

遣介來道君之語來銘其墓同乃君之同年進士與游甚熟泣而銘之曰

奄奄其息兮蘄蘄其形人視之而不知其中兮但常惜其不能以久生然其論議之高兮區處之明蓋受於所稟兮而發於所行胡不錫以永年兮中道以傾伊神理之茫昧兮善惡安足以講評嗚呼元之兮吾何忍而此銘

李公澤墓誌銘

君諱慎從字公澤曾祖諱某父諱某其先人八世祖諱遠本京兆府萬年縣人廣明中隨駕入蜀為晉原

令後遂不隸成都之溫江今又遷為郫人至大父始不仕父贈太常少卿毋文氏某縣君少卿有子五人盡使學進士教導有法自成童悉與它兒異至未有勝冠而能中其科等者慎修慎交也慎微後亦取皇祐元年高等二已物故惟慎惟修今為都官郎中君性精敏自皆其氣骨已岌然秀爽讀書不廢忘為文辭具曉大端不煩其師少卿厭世諸兄既從宦弟幼各未立君視家事缺然它羸以待供索乃脫身治產設次第積居與時遂未幾號饒益督其弟慎思日夜從于學不之墮游嘗語之曰爾勿與我事凡婚嫁

一主於我爾自勤爾之所當為勿中休給遠資近上
下完足無間言慎思亦登皇祐五年進士先卒而君
獨享優游之樂於其里閭為善人君子衆雖景慕之
而不可以力致第嗟咨信嚮而退自恨其不能如此
也君復和裕堅正內外親友以至墟落鄰閭之人無
不相與驩遇其有所未善不屑之無不改以謝允吉
凶燕集未有一日忽在衆人之後客子游仕至其邑
有所求須先詣君君為之推引裁處各稱其所欲以
去故其善譽寔聞于人人賢之蓋用此也張少愚明
勁辯博少所推借走海內識人無限而每謂君疆米

通幹生於自然不假增脩而皆詣當處它不能及也
少愚將有所欲為而尚尤豫者必更取君講解辨折
然後乃定其於治事明審能厭人意也如此君平時
嘗謂人云吾壽已自知不能久於世問之但笑不道
其所以能得自知之者故於易老莊釋之書必疊疊
再三研究其極深之論而有意於其間者焉某年某
月忽得疾雖甚革而神意不亂治後事尤委曲至某
日遂不起享年若干君娶申氏生五男曰某某娶王
氏皆好學整飭不務教盪人皆曰公澤宜有後也三
女長適何氏二許嫁某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

於其鄉其原謂某於君為親且密知君最詳來來銘君之墓某泣而為之銘曰

於乎公澤之為人也外雖夷易而中甚端勁故其接乎物也以和而處乎事也以正惜其名位有遺其才謀而鄉黨止述其誼行胡為善不得其酬兮卒闕之以所命甫五十而遂沒兮夫何遭茲乎不幸推其無所欲然兮有後之盛何以知其然兮曰元昆之顯而諸嗣之令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

處士者之為人常愛之處士今既死蟠叟來余銘其墓處士諱某字某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凡幾世占名于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儻過無畛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羣豪朋來從隨上下酣飲謳歌噐諄擊鞠美鷹犬罷即入隱坊與其徒投五木爭繒絲金貝一擲不盧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貲為寒士丐乞盡畀之不以為已物故義聲錚然不瑣瑣治家事人語之處士曰爾焉知我但我崇此而所恃者我有子矣異日教之使立千萬人上令曉道義善文章者爭來推高之視此詎不若

爾曹占田藏錫之無涯哉我欲效里閭庸人旦暮齷齪經營後時不使寒餓計耶於是出蟠叟令力學蟠叟才冠便知名四方所友皆當世才傑處士之高識自此愈遠聞處士晚好讀書尤於班馬二史為精深與人議論牽引證據甚可聽治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忽被病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蟠叟後一年亦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葬之于臨邛縣思君鄉曹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鬢足披風露踐泥潦晝夜號哭負上為墳凡三年遠近觀者日日來不絕歎喟嗟悼而去銘曰

人生常患已之所歆樂為而禮法從而櫻之櫛然如囚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者少脫略而無羈教濫一世而胷中不置乎險夷以壽而返兮群口為之齎咨發其慶以昌後兮其子宜之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榮州榮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石公楊休龍圖李公絢為其考虞部郎中見素妣崇德縣君袁氏之墓銘君少敏惠嘗授經於唐安羅勉先生通博善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於詩既久且精意詞高新無所得其迹於父母昆弟一尽其孝友崇德病

累亟君再剔髀肉以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賓客兩蜀
聞人無不至門下君善治產致資以贍給其用多寡
稱之楊氏所以義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嘗語
羣弟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子其主之爾曹第力學
予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戶者是後屢有繇郡
舉試禮部而若冲者遂中其第今已入尚書為郎矣
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輒耻遇之如一善可
喜則獎勵稱述亶亶不已宗族鄰里婚喪之用所不
能足者君咸為辦之賴遠別業為一郡之冠其林巒
之秀澗谷之異園擁列立若設圖畫君於其間築室

百楹哀輯古今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
耆儒之有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
授遂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從從號稱佳士者
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
王氏生男五人綱約綱紀紘女子六人壻普州進士
汝某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勾某袁某張某著作
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男十人某曾孫某君以
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葬於崇德縣榮川鄉南坦
莊錡以書并狀拜道士有慶來詣同山居始求銘君
之墓同亦與錡識故為之銘曰

古語有之 天道難論 吾今於君 以爲知言
種善殖德 所獲未蕃 中壽亟亡 人聞而寃
何以慰君 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孟昶意其
國不能以久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去就閑居
焉祖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郡邑多寇盜能
用之以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以才豪名之父某博
學有智思尤深於診劑人遠近賴其術而不夭枉者
無幾數然未嘗斲之來以賄爲謝者有問之曰吾求

以此德遺後人生先生遂使被儒服先生少敏才辯
傾給自嚮師學專精講問一力不厭橫波絕浪大涉
經史時出其語以聳坐客雖其明流率無不下之者
景祐初就進士舉試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能是矣
吾有子宜其爲之於是歸教其子及里中良子弟晝
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年其子文藝益精凡兩偕
計吏一試大廷下遂中皇祐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
意與物出入相應効乃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斲
嗇養同產常使厚於已歸二甥於良家奩奩所與視
已子一槩獨不異寶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

發私峙合程者畀赤牒先生曰民困蹙上憂之若此
豈幸之以徼身名時耶吾所蓄雖不能如其格忍自
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廩輸之官無德色在位咸
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詣先生所先生從之
游無間風雨相驩至去皆滿意不戚戚故其好事之
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構月軒常隱几其中端
靜凝人不知其所以為時默復論譔有書號百一者
凡十卷大抵明古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厘有一
能補於吾道者乃名耳好吟詩逮千餘篇語近而意
高皆不徒為一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

家病已革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為訣其日起索冠
帶坐求筆疏紙曰不為不道不為不正裁入字氣漸
短目瞑筆落遂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皆奔走哭罷
相屬道上春秋六十有六矣娶文氏生一男三女男
誼伯為秘書丞知邛州大邑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
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
生於某鄉某里祖塋之東嗚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
廣漢移守安嶽道先生門下入拜先生於南堂先生
與同語時有任病不留世之說同解之先生笑曰事
當然者何足異矣別未百日而秘丞君遣使以狀來

且謂同曰誼伯惡逆深重而遽喪所天先人臨終攬
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普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
誼伯敢持遺訓以累君誠死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
今死矣其治命尚能以予文為遂為之銘銘曰
求于子厚矣肯不為之銘之歟遂為之銘銘曰
山蟠於离而水走乎乾之維亦有墓兮蹲而巍問
焉居之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先生之生兮為
鄉里之所師宜其遺光餘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
綿人世世之子孫兮惶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
善行無愧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八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九
文同著

墓誌

龍圖毋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中舍
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諱某之孫
國子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毋裴氏累封長
壽縣太君比部既倦官未六十脫簪笏以去爰鄴杜
美田望紫閣並圭峯築室灌園與其以下擊鮮釀醇

相招延為林野之歡遠近附從之遂為其士人侍郎
雖宦遊四十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回視其先人之高
亦自引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為學公之昆弟
時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陝識者悉曰毋氏慶門
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史造詞
章能尽全其精工應天聖八年進士中其等調原州
軍事推官州倚邊凡所處輕重索謀慮適當乃無事
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為憂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
若其將既用武人少曉此得公飲助裁講至去民夷
帖帖無佗議轉運使李紘剛嚴介急遇其下未嘗相

從容獨以公為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缺紘怒主吏
不職議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已所入補前之不
足主吏因免戾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知
京兆府櫟陽縣縣民橫骨好犯法號難治第一而公
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廷下遷殿中
丞移知邛州蒲江縣蒲歲知黎州黎為西南絕境
越巖道濱大渡連山如墻中斷一道州正扼其口乘
高見邛部川聚落如脰掌上實朝廷所挂慮而擇人
以為守長之處詔書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
長才善撫馭者薦充之故公得以行焉百蠻都王城

歲駟馬過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
靡耳柔服如人一一不厭其欲則嗥呼搏碎羣輩跳盪
閭閻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既示以恩信其鷙桀不馴
者擒戮之衆憚且愛二年無敢輒以疆語附譯者以
及公轉太常博士以侍郎憂去職服除還本官通判
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求賕不顧傍他鎖姦鍵惡密
不可發包拯為轉運使以威察自名顧無如瑀何然
疾之甚願必以誅死講公攝其州得狀即寘之獄公
往見瑀以數語伏其罪不務竒中而與法正相等瑀
無憾衆咸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鳳州改都官員

外郎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麤武暴橫嘗用
不法下禍部邑征稅關渡多設虛筭歛以殘虐因仍
至今役鄉戶使典領其人得此即破產以至一縷盡
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桀法也吾豈忍若前人坐視
之耶上章極言請別立新課以下抹危亟朝廷從之
坊人所以獲疽癩斷潰而肌肉完好者公惠也未幾
召入為侍御史嘗賜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
在專求公相以自羽翼杜衍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
左右自後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
被散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

悟連復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司監
鐵判官尋為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知諫院淮
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它錢貢上曰羨餘請不隸大
農給中上將議賞公曰是兩道比佗財用尤為不支
苟非誅取慘橫安所出此如恩之是借吏手以推剝
吾民之膚髓耳不可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
以自膏潤幸民向役出下估尽所有納之相尚無制
而其諸所以往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鑄蠹益暴
公請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
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為優典凡得以官歲上其名

者數百矣入流既繁仕路紛雜公深疏其蔽章下近
臣會議類皆顧已謂久今遽更之不宜公持之益堅
道利害上前卒得清無慮歲減三百員其源少清孤
平者獲叙進公之說有大體可行之為良法類此長
壽從其少子官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獲告日夜馳
往至即以居喪聞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轉運使未
行改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龍圖閣
知梓州歲餘乞內郡得涇州轉工部郎中移充成都
府路轉運使拜刑部郎中蜀土醲演諸產極富夥官
之府庫日入歲受泉弊流溢公嘗謂戍兵曰爾得賜

帛與易之以錢也何利衆云帛亦貨諸市利莫如以
錢便諸用外所售往往與官賈不相直得錢且奉公
曰吾募願者兩可矣用是凡得十數萬死今上即位
大布恩賞事出不素它道悉配入民下旦暮高直踴
數倍百姓謹擾急欲求死而公部中以所嘗居者當
之間里靜野無苛求猛督之駝事帖然濟矣永昭調
用多目有司欲天下之財應所費疾若星火公以法
移蜀之積錢百萬袞袞相屬陸走三千里旦暮副其
急大計以辦已而公且遘疾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公性端重寬碩質狀嚴

偉望之岌然使人肅恭戒飭不敢慢墮而與之語議
雍容委靡色和而氣溫久不能舍而去之也其為郡
邑專務究極隱蔽與人興起長利故所去未嘗無餘
思居臺奏正皆中外所望以為言者用諫紙不肯書
奇譎么瑣事以噴上聽總大端發正論冀君相默用
之不設痕聲以夸露於已也既而一落外官頻年不
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用公為不
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為戚戚先帝升遐日夕涕泣
遂以病病遂以死而公嘗所蒞之都邑與常所往來
之人無不哀慟號詔云善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處

而不少假矣公既死朝廷遣其弟沆乘驛迎其柩歸
權厝於鄠縣以治平一年某月某日塋公于某所祔
先侍郎之塋夫人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
廟齋郎十二歲輒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
若干歲沆以都官郎中為陝西轉運判官好學有義
行奉公之夫人與公之諸孤居長安事如母教如已
子愈于公之存以其嘗獲遊於其伯仲之間請銘銘
曰鎮東儉以忠殉魏後惡禍去立為民
積流藏品入幽閔宜發其齋洪以熾
惟公生實世所異厥中端完外恢粹

學焉久充道少試君蒙其休民被利
眇然權財用曷既卒以不幸謹衆歎
馳詞窮天浩無寄其將興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笈携書而進立于庭下
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戒云汝亟往廣漢
問所題官居納之自去彼凡十二日走四十驛而至
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受其書視其所以遠
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
得疾棄諸孤于家今年某月某日歿舉其柩從祖母

以墓于萬年縣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祿位不甚顯使志榮不克燁耀于當時今已矣若非有以善文載其事寘諸壙中以信于人以傳于後世為人子者之所為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譏人父祖之生平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為事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嘗一見左右敢遣僕持先人行狀以聞求數語以銘其墓使先人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惟執事哀憐之其詞始末悽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者余曰噫斯人也耶嘗憶皇祐初余在邛州幕時有以強幹為轉運使所委往來邛

蜀間辦公事者此君耳余蓋嘗識之今其死而其子幼不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關越險棧於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于情可乎乃為綴次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因官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生十年以父蔭為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問精博為詞章有條理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勤聞補漢州德陽縣主簿今老且悒都不省職事郡吏驕恣亂文法以欺枉吾民民不堪矣而君且至數日視案牒閱租賦攷徭役盡暴蔽隱悉伏其罪

而一縣乃治轉運使張公揆明毅端肅少所推擇獨
稱君才而數任之綿州百姓馮仁美兄弟訟田十年
不能決公以此獄累君未決日其情得爭語遂息雖
其本郡邑之吏嘗歷手者悉曰是善治此吾不及也
公又俾其市五州絕戶遺田不數月獲錢四百萬內
諸庫而民恬然無驅督之擾代歸授其州長豐令未
幾以市田令轉大理評事知絳州正平縣會縣人行
守事者有產占君籍中其鄰民張順探守意詣州言
狀謂可鑿渠以引其水既吾村地若干頃其便守從
之下縣如其議君亟至守所達利害百一于前謂不

可行守怒趣君去決令開渠君抱笏徐起顧守曰渠
則不可開令頭可斷也既而守亦悟遂使罷君歸一
鄉之民擁馬首謝我輩非公壓抑且死矣願為公刻
石以示吾子孫俾知公為其父母衣食之也累遷衛
尉寺丞大理寺丞知鳳翔岐山縣君之父度支嘗治
此彼人德之遺矩餘範君一守無易故居四年而民
不敢以不可治之事干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
涕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今上即位轉太子中舍
賜緋衣銀魚入朝授通判乾州事還長安遽得疾不
起享年四十一君性孝友事母兄有聞千里閭舍先

門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株巨石氣勢甚古偃
蹇崗岑羅立如畫亭觀臺榭號一城之甲名公巨鄉
才人豪士往來過雍未嘗不下門登覽嘆愛君少時
與兄中隱君出入迎候游陪不厭人咸喜之君素博
給好辯論尤不憚狂詭而絕重氣節在岐山時有妄
人鄒僅稱先生者自言八百餘歲歷游公卿之門好
談人前世事立禍福以搖撼人人信畏之謂神人云
不知凡幾年負此術行於世矣過縣謁君君與語察
其怪謬訶下麾左右縛真獄問狀悉伏誣証門外要
官重臣交書下抹君置之一不省械送府恐懼以死

訖無他異君故人國子博士劉祺自蜀解官歸至縣
寓僧舍且病其子赴舉京師顧前後皆辱輒無一人
可任事君親爲煮藥視食旦暮伺候且累日無少懈
既卒凡喪事一切具辦無有不如其至親欲奉其死
者之意聞者嘉之君大氏所為類此亦足可紀也曾
祖彬贈光祿寺丞祖識贈刑部侍郎父瀆任尚書度
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母高氏封長安縣君贈尚
書令瓊之女見君死遂寢疾後一年亦卒君娶舅氏
引進使繼隆之生五子曰希明希傑希正希亮希益
女三人銘曰

於乎公儀命誰君尸與其才良而不壽宜人之
于官其幾謂能如君之為死有可稱身大位微
奚足比方陵磨谷闡銘發愈光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字伯龍其為人也和裕淳懿吟岸曠闊兩
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於伯龍無有不識
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為苟不識伯龍則為
徒至于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
卷謄寫校對盡為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
無不知所以人多與之遊伯龍亦未嘗輒厭見其人

所以善譽聞於天下將五十年景祐中被薦試尚書
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成都學舍為諸郡之冠聚生
員常數百十人伯龍典事其中凡三十年教道揖納
上下信愛事繼母朱氏至孝朱嘗病痺輒不立伯龍
訪諸術士力求已之遇隱者得火龍水虎之法轉授
其母行之遂起體輕如風享年八十四而卒於兄弟
尤友順不相狠鬪分隸貲產獨占其至下者後雖有
所不足亦自無壹語之愠有識義之治平詔求遺書
伯龍所上凡千餘卷尺秘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四
月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

一日忽召其子大年等曰吾生平以儒術承家已而自知於祿位固不可以強干所以不求宦達退居田里今天子念吾之老特賜一命吾其遂止此乎是年六月果以疾卒于家初一日也伯龍既為累世令族之後內外親戚交友甚盛凡遠近慶吊伯龍未始後他人而至者才智敏給善酒戲辭吐如射坐客不能當至有叢吻急擊爭欲勝之者伯龍左右酬對愈辯而愈精四坐笑伏歎其俊銳死之日無不嗟悼之春秋六十四所著書有劔南廣記四十卷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沿革樂書十三卷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

仕毋楊氏夫人 宇文氏乃蜀之大姓某之女年二十一歸于伯龍閨 闈儀範鄰里矜式相夫以義教子以學正順慈嚴無 有未至先伯龍卒生四子大年大方大亨大受皆舉 進士有名稱女二人長適太常博士李彤封壽安縣 君次適進士文惟幾孫男八人女八人大年以六年 二月十日塋伯龍於華陽縣昇仙鄉俱利里先塋之 次舉夫人之塋附焉大年等以同為姻家來求銘伯 龍之墓為之銘曰

學無不深

行無不淑

天胡畱之

弗昇以祿

鸞羽鳳翼

歛不得張

有翺者微

高騫遠翔

神道難知

人理亦悖

吾於伯龍

一付茫昧

所不已者

郁然清芬

更千萬年

有信此文

秘書丞馮

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始平人在僖宗朝有官於蜀者廣明之亂唐統紊裂視世濁溺留避於此子孫蕃衍有居于普者五世祖紹卿於五代時以宗族門地雄于一州高祖諱光備佐東川節度會祖諱嶠祖諱元晏並潛隱不仕父諱某少舉進士以苦學被病遂不顧舊業專治養生之術作詩百章道其事自號丹珠子年過八十無疾而終子三人君其長也君生而穎慧

不意他技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任玠温如李旼渭卿皆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為其高弟歸將試藝於其郡廷以干薦書而豪士惡子競以財賂占壓寒素不得一步進于其下乃退而嘆曰是等也我安能與之以力相較耶於是收歛退縮莫去仕意僻居靜處討究辟策經深史隱鉤擿藏詣馳詞吐論坐者常屈閭里訟訴槩先詣君所平決以至不復更由官治而兩講解矣教諸子事業悉有端次慶曆中其子今中都外郎如晦用其法一舉中進士君曰是吾門戶之大望自此子爾嘉祐初以子官授大

理評事致仕三遷為秘書丞賜緋衣銀魚嘗即其居
盛創亭宇榜之曰榮恩自作記道其所以獲當世為
人之甚幸者鄉人景慕之治平二年春中都為晉原
君以雙輿就其養晉原之治高出一道君實有所
誨助間則吟詩飲酒日日不倦一旦詔中都語之曰
官居之樂誠樂矣然而吾之舊廬近常往來於吾懷
也汝當具吾歸裝宜無吾留十月促就道中都遂假
檄侍還其家既至亟遣去曰汝速往無以吾累汝汝
當憂民慎毋吾憂也自是日召鄉故里舊聚飲歡嘯歎
歌愈益精健諸子立左右忽顧之曰父母之年古人

謂可以喜懼若汝等當知之吾受祿養幾二紀名復
挂朝籍人能如吾者幾何此可喜也然吾春秋已高
汝能無所懼乎家人聞之錯愕皇惑問何以及此體
中有覺不如平時者何所但俛首嘻笑不答又數日
飲食漸不進求就枕瞑目良久以續候其氣已不屬
矣遂終焉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五夫人趙氏
同郡之甲族婉懿有善譽宗黨模其閨法四封為壽
光縣君生男六人三早夭次中都也次處晦用晦并舉進
士有文行聞其朋流女五人適昌元解惟正都官員
外郎景思問郡人周著進士景思永歸思問者先卒

後繼之以其姊封永壽君孫男十人某某皆嚮習文
藝孫女九人其一始嫁河南趙仲遺其孤將以三年
二月某日塋君於樂至縣普安鄉之西山從先塋也
中都與同有塋屋之舊走僕詣同求銘其墓銘之曰
孰不種善君獲其多奄然而歸所少謂何
子官曰榮學者愈侈君所常望久焉益偉
人生世中超跌宕端如君初終十八九完
老安先廬沒集舊兆更萬千年銘永其詔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三十九終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四十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軍州
事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俊師中之元配也父廣陵先
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為先生之所愛簡靜寡語言居
處有度不妄易尺寸家名高貴先生常營諸嫁贈紫
金大珠巧繡華熾日為收置它皆以先得為已物而

夫人第拱手嘻笑若都不欲求之者先生竊視之歎曰是不可不以耦佳士故歸之師中既來事姑章接先後勤順柔婉有儀法師中性儻過畛宇宏大好賓友每相聚集必辨具詔講酣飲連日夜不管無有索足夫人愈救僮婢色色給過無少厭它日間之已脫簪珥襍袿裙質酒肉供矣未嘗以為言教諸子與其壻學至夜分讀書聲未絕夫人亦不去房下時至勉勵之寓家蔡之新息忽語其子曰吾壽不能永異時藏吾於淮上汝等之孝也家人初甚怪之但不詰其何以出如此語已而果得疾遂瞑目終日而去春秋五

十矣熙寧元年九月三十日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之于光州光山縣千步村從其志也男四人大節大防女子四人長適高遇次適楊廉善二幼大節自蔡歸蜀見其父友文同伏地哭拜所許不忍聞起即求同銘其墓乃銘之曰

異哉夫人生於眉之眉山而葬於光之光山其間相濶五千里胡為自彼而止此人 事萬變孰可得而知之矣夫之官日高子之學日新後事如是之盛也豈不足下慰於夫人嗚呼哀哉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秘書丞趙蒙將以熙寧九年正月癸酉葬其母夫人壽安縣太君以其狀來求余誌其墓一余昔嘗學易於秘書君之父秘書君又嘗為余僚於興元府之南鄭縣其為舊如此當為之書按夫人姓何氏咸安郡人少孤其母愛其敏惠有智思視遇過諸子鄉里大族有求姻之者母悉置不答嘗謂人曰是女非得佳士誰可婦者有馬服先生者名某眉山人儻過任氣俠風槩高遠以文章道義游兩蜀聲稱燁然士人欲宗師之至蓬母聞之名曰可妻也遂求以人歸之秘書君生方數月馬服去客諸郡為人挽留主師席凡不

歸者十四年夫人依其弟右贊善大夫絳之家寥然專一室以居日夜候其子裁語言乃教之學書念文字既冠遣從師為詞章後登嘉祐某年進士獨夫人訓導之力也馬服初無預焉馬服常曰吾子有母吾何憂贊善尤悌順人至謹凡家事一以諉夫人不問夫人為之收拾藏貯歲時均節調用內外所給如一無半毫之私識者各以諭其家指夫人為姆師焉贊善捐館貧甚會夫人從其子解官歸盡傾其橐裝葬如禮乃携其孤女撫視養育擇可壻者嫁之匱具稱足如已出者夫人性仁愛凡左右使令常自視其

飲食衣服俾各滿其所欲無歎恨鞭朴未嘗施于家而閨庭凜然每戒其子曰罪囚不幸觸憲網爾既治之刑常宜輕不獨成爾善名慶當流於後世居處嚴潔四坐清灑几榻帷幔屏障之類整姪次置無一塵之栖所服不務華靡自非臨祭祀對賓客之外袿裙帟襦皆補澣者家人每難進之夫人曰是物但被體不至穿敝何在新麗紡績之工可惜也素安強雖春秋甚高而鍼縷不廢八年八月十九日忽得疾卒於漢中所寓唐安佛舍男子三人曰蒙秘丞君曰莘曰荀皆舉進士銘曰

於乎夫人	柔婉靜默	午髮未笄	已聞懿德
出配有道	生子岌岌	教以詩書	日夜訓飭
居貧益堅	禮繩義墨	愈久不渝	鄉閭矜式
見子成名	至非閨籍	覃慶䟽封	壽安有邑
金屑塗羅	華誥五色	持此就地	何慊於臆
八十一年	晚具五福	世亦鮮儷	可瞑去目
陳倉之山	有名雞憤	問之青鳥	此云佳宅
宜爾子孫	世緒奕奕	告後以辭	鏤之堅石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蜀有賢婦曰文安縣君劉氏者簡州陽安人著作佐

郎居之女故太子中允許平施益之之夫人也性巧
慧志尚柔婉在家常以孝謹稱於其親長嗜學書無
有不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能通誦之中間事跡詞
語必端極涯開說講辯名氏世族地里歲月條分緒
解癸甲不亂自歸許氏事上接下祥順友愛循蹈矩
法益之資稟曠濶磨蕩崖畛常以醯飲教佚自喜夫
人每乘間引古之所以因是而取諸悔咎者指諭之
益之未嘗不懾然愧畏遂至於不復更敢為此恐或
戾夫人之所陳者益之每語人曰予之所以將放而
復歛者謂何慮其聞於予之悃中也蓋使人聽其言

惕然若嚴師良友在側動靜語默以教義諄諄警誨
人者予過漸鮮有與助爾從知平定軍樂平縣未幾
而益之卒夫人携諸孤奉輜車遷成都至則舊產已
空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閭巷親族
良家兒女之推蔭者授訓誡教書字逾十年獲所遺
以給朝夕僅取足不營於他其所居左右之人凡過
其門悉俛首遽進不敢誼譁作高語大笑懼聞于夫
人清氣滿家寒苦霜雪督諸子學晝夜不廢改詰檢
問使中程律一或不及譙勵不貸故其子天啟嘗預
郡府貢書占在高等夫人教之也自是夫人之徽烈

懿行愈聞于人萬口一詞謂絕倫類忽得疾於熙寧
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家享年四十八人無賢愚
相與嗟悼有六男子曰某某天啟聚閭氏太常博
士灝之女天衷聚陳氏屯田員外郎昂之女餘未娶
然皆俊爽愿飭異時當盡能成立者天啟卜以某年
十一月四日葬夫人于華陽縣某鄉里海雲山之東
原與益之之域同焉以同昔年嘗誌益之之墓遣天
衷來陵陽以夫人之治命俾同亦為夫人銘之乃為
之銘銘曰

猗猗夫人

夙懋迺德

歷求於宅

類者鮮克

既畀令淑

復輔以文

有蔚其章

蘭薰蘼分

自居州閭

養善秘闕

化流郡閭

不戒亦式

顯懿旁衍

衆齒之師

十年其家

觀書誦詩

匱盡久捐

裁辨桂袿

踐履幽素

以儀自律

恫視諸藐

其孤而禬

經耕史耘

待獲厥成

遽爾云亡

聞者愕眙

無誰不知

語即涕淚

可會風節

詳而記諸

附史以篇

庸完國書

使出良人

一紀與別

山東之陽

遂此同穴

能事金石

其有子賢

為次清休

刻之墓前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許儀之母夫人姓楊氏彭州濠陽人世以大族雄其邑夫人柔懿端靜自羈貫已為其內外戚屬所稱服年十九歸太常博士許瞻太博占籍成都之新繁自得夫人遂相與奉其母來府中就師友以學太博性高爽不惜所有以交當時之賢俊朝夕會遇講磨其所習夫人常自臨煇黼手和羹炙以遇給賓客無一日不如事且未嘗有倦執之色事其始尤孝謹凡曰婦之淑節懿行它不能行之者夫人服之為終身太博以母老職方君等皆漸長乃謂夫人曰新繁我舊業鄉耒此者為將營進士求起家今齒

齒也命也太夫人念故里數子已可教盍歸以新吾之所為乎夫人喜遂復還所吾新繁督諸子學愈勤而親見其子為尚書員外郎用其恩進封長壽縣君太博治家號嚴飭夫人每以慈恕潤飭之故梱內軒然若官府纒纒可述為鄉里所矜尚夫人好施舍不嗜藏蓋閭巷媪嫗每告所乏未嘗不稱其求予足且謝其所以為報者後見夫人春秋高潛相與語出涕淚祝天願夫人更逾百年我曹常所欲芘賴之其惠愛得人也如此夫人晚喜酒然杯杓甚淺但日日索當有既飲色愈溫而氣和語言尤婉緻故諸女暨衆

婦常好酌進之乃歡素安強忽得病遂不効於藥熙
寧四年二月一日卒于其第享年八十一職方君初
以太博服除赴闕授通判綿州以夫人之年日夜西
走至家夫人疾雖見職方君歸尚怡然起與語若甚
慰其所以願見之者後四日乃啟手足矣夫人生四
男子曰伸曰儀曰倫曰偕尚舉進士偕七舉一試殿
庭下倫治產贍其昆其昆弟以學二女子長適勾叔
良次適周惣皆服習夫人之訓戒事親從人咸有佳
譽男孫五人善之慶之餘未名內外女孫七人以是
年四月二十九日葬夫人於萬善鄉脩仁里祔于太

博之塋職方君與同為有舊來俾同銘夫人之墓同
不當拒而當銘也乃為銘之銘曰

荷歟夫人 有顯令德 脩于其家 而外以則

女婦懿行 毋姑嘉式 曰其宗姻 循蹈矩墨

慈柔恕惠 芬林閨闈 貶諸里閭 撫濟艱棘

積報在子 外科列職 暨登于朝 取寵自國

軸瑁囊錦 金羅五色 天子命書 夫人封邑

富木長壽 錫界以食 夫人承之 能自謙抑

惟衆所豔 蒙祉疇克 饗年滋高 獲疹遂亟

命屬以續 告不能息 聞之遠邇 孰罔不盡

役繁之陽 在益以北 夫也良兆 同歸其域
粹次徽範 琅然秘刻 期千萬年 迺名之泐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其上世為武信軍大姓少喪父以孝謹事
母兄有聞里巷宗族凡稱道夫人者必曰是性固所
有不待訓而後能也年二十嫁始平先生希元希元
有才名夫既歸之人皆以嘉耦賀兩家然恨已失舅
姑不得以滫髓從事希元舊結廬墓前夫人與同去
不入城市凡十年撤絛綺屏脂澤慘慘朝暮奠饋有
法希元以經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誦之講解義

訓無不通曉希元喜接士賓客日滿門下終歲未嘗
獨執七筋以食夫人多自調絮和齊供擬無少倦至
猝遽無有乃解裝構物以治其具惟恐一缺不能相
屬者生四子正已正雅正卿皆不許視家事督之學
常以願成汝父之志勵之故正符以春秋學為龍圖
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梓州何公取其書聞朝廷正
雅以明經正卿以進士為郡國所貢一門佳士鄉人
仰伏夫人力也三女長適鄉貢進士王賁次適進士
賈端次適前青石縣令陳公錫治平元年三月十日
夫人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以三年四月十四日葬于

小溪縣永壽鄉鳳凰山之先塋曾祖德權祖昉父奎
皆不仕正符以余與其父子游見余哭且拜求銘夫
人之墓余銘之曰

幽閑而為女柔婉而為婦慈嚴而為母是皆有令
譽余豈愧銘其墓兮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宋治平二年十月二日故太原先生太子中舍致仕
閻君諱路字蹈之之夫人以疾卒享年七十九明年
正月十一日葬于普安鄉沙坎里與先生之穴同焉
其子灝以同為同年進士來求文誌其墓同故采其

善狀以書夫人姓楊氏華陽人父諱元吉安道守節
鄉里信慕有善人君子之稱夫人少孤外祖張崇文
春卿攜養於其家春卿為益昶時秀才通五經博極
羣書鏗然有聲于當年昶歸朝春卿留蜀畏遠仕遂
為西南士人文章宗師既老無子止有女及夫人在
左右恭愿柔懿動嚮禮法薰漬善術該涉文史徽德
婉行聞之間里成都多豪宗巨家有以媒求姻接跡
于門者春卿每拒之曰是女與孫循服素儉甚已深
矣蓋非可以侈麗華靡之好以化其所嗜者吾將求
朴茂清粹嘉才羨榮之士以歸之且當其意爾後果

以女妻國子助教周式而以夫人配先生者焉式講道著書為詩書名儒先生履尚簡潔學問無厭常以易禮春秋左氏傳名其家居陋巷坐黌舍教諸生與二子四時弦誦風雨不廢夫人亦以章句字畫訓誨諸女及里中內外親表之甥侄每佳時令節車交馬集衣冠擁會立候牆宇隣釵巷帙招約呼引扇裾次次羅列楹內脩弟子之禮為經師教姆之賀如是者凡三十年遠近稱仰之先生素貧窶衣拋食困無有羸竹而夫人服敝惡享麤淡怡如也雖華章美品之在側未嘗以我之無有耻之性孝且慈奉養舅姑無

闕禮撫育諸叔一盡乎仁愛生二子曰暮督其學長曰溫景祐元年進士及第以職方員外郎通判戎州代歸逆江上至嘉州舟覆溺死次曰灝中皇祐元年丙科遷秘書丞授雅州名山縣縣在層巒復嶺之中林莽陰鬱嵐霧日發殊不與高年者起居相宜灝重其行部刺史知之使假蜀之永康縣夫人至縣才七月病乃作灝言之復得就藥成都九月二十四日至私第歷請諸醫卒不效遂啟手足矣夫人既知書達理道不若尋常婦人女子之所為親見溫湛沒不救取泣投淚一斷以命不復更嗟悼為不可活之計被

疾歸園兒女與語無戚戚愛戀難舍之意此儻非
通事物當爾之說雖烈丈夫吾固知其未能必矣夫
人以溫封華陽縣君四女適無錫唐裴崔庶幾劉繹
孫二人仲曦仲暹銘曰

惟夫人出甲族粵在少失所育祖外氏恤之獨養
而教性渾淑鍼縷餘親簡牘配先生保邕睦執閭
範端且肅固窘陋安水菽以書史化邑廛生二子
勤其讀並入仕及以祿夫人者備五福數云盡瞑
就木歲時吉問歷卜彼東山地高陸從先生關陵
谷刻銘童慰子哭

仁壽縣太君李氏埋銘

宋治平三年丙午春正月壬午太常博士宋璋與其
弟瑄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金沙下
村從其父贈殿中丞諱某字易從之神域也夫人于
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惟其
懿德徽行宜所以表之于墓者皆具於興元太守集
賢校理楊君繪之文博士復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
校理文謹歲月之實納壙中以告其後人同乃系以
辭云

藏于此者誰歟是為毋歸而有令嘉之稱于

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兀者
夷缺者闕而瑯者或不漫而泐也嗣人其知
之矣噫此博士所以屬余渠渠者之志耶書
以薶諸幽

新刻石室先生丹滸集卷四十一終

聖